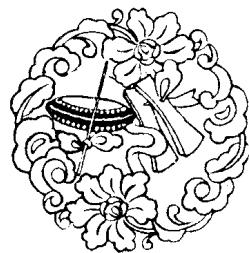


山东传统曲艺选



山东传统曲艺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传统曲艺选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8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 2972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4 5/8·插页 2·字数 9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统一书号: T 10099·780

定 价: (6) 0.48 元

前　　言

曲艺是我国民間的艺术形式之一，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在过去，多数曲艺作品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直接或間接地冲击着当时的封建制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传统曲目中塑造的岳飞、武松、穆桂英等等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今都还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解放以后，曲艺充分发挥其短小精悍、輕便灵活、能够最迅速地反映現實斗争生活的特点，成为“文艺尖兵”，成为及时宣传党的政策、鼓舞教育人民羣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山东曲艺极为丰富多采，仅本省独有的地方曲艺就有十四五种，連同流传的外来曲种，则不下三十余种。我省曲艺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解放前几被反动統治阶级摧残殆尽。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視和关怀，采取了职业曲艺艺人登記、举办各种会演、設置专门研究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曲艺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曲艺創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在传统曲目的挖掘、整理方面也作出明显的成績：仅挖掘传统曲目一項，目前就已抄录两千余万字。这本“山东传

統曲艺选”，其中所选的都是多年流传、脍炙人口的作品，一般都是结构完整严谨，语言形象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各具不同风格，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民性。如“飞云浦”的武松，“夺鱼”的李逵以及“单刀赴会”的关羽，这些英雄人物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三堂会审”“王二姐摔镜架”描写了坚贞纯洁的爱情，意境较高。“黑驴段”“拴娃娃”富于民间生活气息，玲珑可爱。特别是我省独有的琴书牌子曲“盗灵芝”更是独具风格，韵味隽永。虽然在传统曲艺的挖掘、整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发展和提高群众性曲艺创作的同时，继续不断地挖掘、整理大量的优秀传统曲艺作品，以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由于资料缺乏和对本省传统曲艺整理情况掌握不够全面，集中所选的作品的面可能比较窄，某些好作品也可能有所遗漏，特别由于我们政治、艺术水平不高，又缺乏经验，编选工作中可能存在不少的缺点甚至错误，殷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

1959年8月5日

目 录

前 言

大鬧馬家店	(1)
李逵奪魚	(24)
飛雲浦	(42)
盜靈芝	(51)
拙姑娘	(60)
皮祆記	(69)
三堂會審	(84)
拴娃娃	(90)
王二姐摔鏡架	(98)
黑駒段	(105)

单刀赴会 (113)

战馬超 (122)

猪八戒拱地 (129)

长坂坡 (139)

山东快书

大闹馬家店

閑言碎語咱不提，
大路上來了五虎好兄弟：
大哥的名字叫柴榮，
趙匡胤他是第二的，
老三他姓鄭名恩字子明，
張光遠他是第四的，
老五就是苗光義，
家住在泗水城東苗官集。
兄弟們為訪豪傑走天下，
打罢了關東闖關西。
常言說英雄不露相，
假意兒推車販傘賣扇子。
柴榮推車搭上絆，
鄭子明拉車在頭里。

五个人正然往前走，
听到背后人声嘈杂喊的急。
仔細看原是一帮老百姓，
这些人行动真稀奇。
有几个楞小伙子蹦着罵，
老头子吓的战慄慄，
不知道摊上什么祸，
还有的滿面愁容哭啼啼。
不多一会来到了，
那柴荣看見个老头就作揖：
“老人家面前借借光，
有事不明問問你。
你男女老小一大帮，
哭哭啼啼哪里去？”
老头說：“你走你的阳关路，
俺这事你們管不的。
誰摊上災祸不难受，
俺这些乡亲有冤屈！”
这老头“冤屈”二字講出口，
郑子明唔呀跑到当阳里：
“众位乡亲慢着走，
把你的冤枉对俺提。
衙門里贓官把你害，
三更天給他一刀脖儿齐；

要是那强梁把你欺，
先抽筋来后扒皮！”
众乡亲听说能给把仇报，
忽啦啦跪倒把话提：
“冤有头，债有主，
听俺给你訴冤屈。
俺这里出了一个坐地虎，
他名字就叫馬士奇。
古庙集开了一座馬家店，
这四周围千頃好地是他的。
店里伙計一百五，
还养着教师打手二百七。
馬家店虽说不是衙門口，
他比衙門有势力。
县大老爷给他来上寿，
知府太太是他姨。
仗势力古庙集上称了霸，
頂着个地方管全集。
逢五排十把集赶，
他派下打手歛地皮，
大小买卖得报稅，
你不拿錢他揍你。
光有这些还不算，
还时常下乡搶东西，

把俺的鷄、狗、鵝、鴨都拴上，
硬逼着赶走俺的牛和驥。
你要找他把錢要，
他把你吊到馬棚里，
打馬的皮鞭將你打，
打的你鮮血淋淋脫了皮。
你要是衙門把他告，
一句話把你招到南監里。
庄稼人有冤沒處訴，
血泪咽到肚子里。
好漢爷！象人家財大勢力大，
怕的是老虎腚眼戳不的。”
郑子明聞听這些話，
肚子氣的繃繩的：
“老头，你說他是生鐵蛋，
我看着他是一個尿泡皮。
你說他是坐地虎，
俺弟兄就是打虎的。
俺弟兄最恨奸賊和霸道，
俺弟兄能給你們報冤屈！”
(白)起來吧。”
众乡亲千恩万謝起身走，
到古廟集上听消息。
赵匡胤好比炮藥點着火，

郑子明气的嗷嗷的：

“說声走，快着走，
找这小子算賬去！”

张光远急忙拦挡說：“慢点，
咱急速赶路是正理。

管閑事，落閑事，
耽誤行程不相宜！”

郑子明聞听把眼瞪：

“你說这话沒出息！
路見不平咱就管，

怕死站的远远的！”

眼看着两人要翻脸，

苗光义說話笑嘻嘻：
“两位哥哥別吵架，
有两件大事要商議。”

(白)“什么大事？”“第一件，咱跟坐地虎素不相識，无缘无故，怎么能到那里抓过来就打？这得想个办法。第二件，常言說的好，人不得飽餐不能征战，馬不得草料难以啣环，天已正午，咱们得先去吃饭后去打架。”

赵匡胤就說：“对对对，
吃罢饭打架有力气。”

郑子明悶了半天說了話：
“兄弟我有个巧主意，
不花銀子吃饱飯，

还准能打架惹乱子。”

(白)“呀!好,那你快說!”

“前面有个破古庙,

多年倒塌沒收拾。

咱把那小車打到破古廟,

砖头瓦块箱里拾。

砖头瓦块拾了个滿,

馬家店里吃飯去。

吃罢飯,不給錢,

就說他偷了咱的好東西。”

众弟兄聞听将头点:

“这个主意挺适宜。”

走!走!五个人來到了,

前行到了破庙里,

赵匡胤打开箱子盖,

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

砖头瓦块拾了个滿,

嗚叭! 盖上箱蓋子。

“老五,就数你的學問好,

箱子蓋上写封皮。”

苗光义聞听哈哈笑:

“三哥真算粗魯的,

珠宝玉器都好寫,

沒見過砖头瓦块还貼封皮!”

郑恩說：“誰叫你寫些石头蛋，
箱子上面寫好的！

(白)你寫上些磚頭瓦塊掌櫃的能管飯嗎？他反正看不見
里邊，什麼值錢你寫什麼，什麼是寶貝你寫什麼，寫完了貼上
去吃飯，吃罢飯叫他照着寫的賠東西。寫！”

“喚！寫。”

苗光義聽不怠慢，
他寫完了貨單寫封皮。
貨單子就往箱里放，
鄭子明挖了一把爛紫泥，
箱子蓋上抹一把，
叭！用封皮貼住箱蓋子。

你要問貨單上面怎麼寫，
一會店里我再提。

鄭恩說：“哥！”“啊。”

“往日推車都是你，
你還在後邊推車子。”
柴榮擺手說：“推不動，
磚頭塊沉的了不的。”

鄭恩說：“你只管後邊架着吧，
小車子不夠我拉的！
二哥四弟手里有兵刃，
在兩邊裝扮兩個保鏢的；
老五身上有个破大褂，

在后边充个掌柜的。”

(白)这才穷凑合哩!

“走?”“走!”

五个人来到了，

来到了关西古庙集。

东西街看不到头，

生意买卖真不离。

十字街路北馬家店，

朴楞楞門口一杆綉紅旗。

(白)好家伙! 左边一排溜五間門面的飯館子，右边一座漆黑光亮的大車門，橫悬一块匾，上写“馬家老店”。

“进?”“进!”

小車子打到东敞棚，

赵匡胤，噃，車子上蓋上一領席。

四个人把楼上，

郑子明一屁股坐到車檣里。

小堂倌来到东敞棚，

叫了声黑脸大个子：

“他們樓上去吃飯啦，

你坐在这里干么的?”

郑恩說：“客守貨，船守舵，

我坐在这里看东西。

都上樓上去吃飯，

俺沒了东西算誰的?”

(白)“噢!”堂倌說，“你看東西啦，你帶的什麼好東西，還值當的這麼小心?”鄭恩說：“箱子里都是稀世珍寶，若有丟失，誰能擔待的了?”

堂倌說：“哎！關西路聞名打听訪一訪，
咱馬家老店數第一。

不是堂倌說大話，
關西路沒敢偷咱的。

你放心大胆去吃飯吧，
沒了東西我賠你！
沒了一樣賠兩樣，
沒了孬的賠好的。

你要是沒了一條看家狗，
賠你一头葱白駝，
你要是沒了一個瞎驃馬，
賠你個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千里駒！”

鄭子明聞聽心歡喜：
“這話可是你說的，
小車子交給你看着，
沒了東西不讓你！”

(白)“你就放心吧！”
鄭子明噔啊噔的把樓上，
一屁股坐到席口里。
“哥！”“啊。”“每天都是你點飯，
這一回兄弟我點席。”

(白)“行！今天可是打架，得吃个酒足饭饱。”郑恩说：“这个不用嘱咐。

要吃拣着好的吃，
吃饱饭打架值当的。”

(白)“对！”

小堂倌噔噔噔噔把楼上，
笑嘻嘻的就作揖：
“啊，五位爷，吃什么酒？要什么菜？
吩咐出来我端去。”
郑恩说：“先来五五二十五斤酒，
不要花酒要干的。”

(白)“啊！这五个真能喝，一个人五斤干酒受的了嗎？”“五位爷，这二十五斤酒都是喝的嗎？”“这是什么話，不喝要酒干什么？俺又不当酒贩子。”“是，还要菜不？”“喝酒不吃肴嗎？你店里都有什么菜？”“俺这里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棵里蹦的，山珍海味，菜蟒銀魚，猴头燕窝，样样俱全。”

“別費話！
整猪整羊来上俩吧。”

(白)“俩？”“啊。”“行！”
“再来上百只鴨子百只鷄。”

(白)“行！”
“大件我要三十六，
我还要百条鲤魚燴粉皮，